



雪漠著

这一场风依然很猛

黄尘满天

黄沙满天

那尘似凝在天幕上

那沙怪啸着疯窜

山就活了

在不易察觉的蠕蠕里

埋了田

埋了地

埋了人烟

①

猎野

西部小说系列 插图版

马海

猎石

雪漠 著



上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猎原 / 雪漠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00-9988-8

I . ①猎… II . ①雪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9799 号

出 版 人 刘国辉

责任编辑 李默耘

责任印制 魏婷

装帧设计 U-BOOK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 编 100037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电 话 010-88390603

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350 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5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爱与理想的喷涌（“大漠三部曲”新版总序）

●雪漠

我的诗总是没有结尾，
很像我的生命和觉悟，
也如我心中鲜活的你。
风中的蝉翼渐渐远了，
一如那亘古的叹息。
我总是在别人病里，
疼痛我自己。

中秋了，西部的大漠也该忙碌了。一切，都还是那种调子，缓慢，沉稳，内敛，有点像我的小说。所有的人，还在各自的轨道上，继续着各自的生活，一年又一年，周而复始。不管外面的声音怎样呼啸，也难吹醒大漠的梦。我不知，这梦还要睡多久？大漠的沉寂，已经千年了，都成深入顽空定的老僧了，顽空太久，总难激起智慧的涟漪。偶尔，喘息几声，很快，就被岁月的飓风卷走了。

卷走的，除了喘息外，还有那份疼痛。是的，疼痛。但是，有疼痛，总比麻木要好。在这个巨大的虚幻里，能感受到疼痛的，定然是清醒的人。虽

然，我的小说里写了诸多的“疼痛”，但细心的读者，总能从那疼痛中，读出一股大力。要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，必然会有疼痛。没有大疼，便没有大安。我一直寻找那妙方。

从《大漠祭》起，疼痛就开始了，你能看出来，那是一种无奈的疼痛。到了《猎原》，疼痛中有了忏悔，有了觉醒，有了决裂和希望。而在《白虎关》里，这种疼痛，一直发酵，一直发酵，到了生命的极限，疼痛的灵魂便一泄而出了，发出的呼喊，有点撕心裂肺。所有的一切，都在叩问，那解除疼痛的良药在哪？谁能抚平一个个灵魂的伤痛？谁能给予回答和指引？

就这样，三部书里，写尽了红尘中的这杯苦酒。

那么，人类为什么会有疼痛？我告诉你，因为有死亡，因为有变化，因为一切都不能永恒。这是生命的真相。不管你是否明白，该来的终究会来，该去的终究留不住。关键是，该如何面对这一宿命？后面，我写的“灵魂三部曲”（《西夏咒》、《西夏的苍狼》、《无死的金刚心》），还有“故乡三部曲”（《野狐岭》、《一个人的西部》、《深夜的蚕豆声》），也许，很多人从中能找到治愈的妙方。但同时，要想真正治愈，你还要去感受另一种更大的疼痛，那是打破后的幻灭和升华。

在我的小说世界里，塑造了上百个人物，他们都活着，都行走着，都在展示自己的灵魂。从他们的故事中，你可以读出我所要表达思想和智慧。他们很实，也很虚，在虚实之间，都在演绎着自己的命运。所有的故事，生了，灭了；灭了，又生了，生生灭灭，已演了千年。偶然间，我写出了他们，定格了他们，其用意只有两个字：明白。

为了这明白，我总在破呀，立呀，总在实呀，虚呀中行走，寻觅。寻觅是我永恒的功课。明白之前的寻觅，是为了自己的明白；而明白之后的寻觅，是为了让更多人的明白。于是，我的作品总是源源不断，绵绵流长，总如火山般喷涌。

破也萧萧，立也萧萧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诉说那个古老的故事。曾有人说，雪漠不会编故事。是的，雪漠不会编故事，但他知道，真正的人生有无数的

精彩故事，是无须刻意编的，它一直存在于天地间。你、我、他，都是故事中人，我们的生命，都在诉说自己的故事。

从1989年开始创作，到2000年《大漠祭》初版，再到2008年《白虎关》初版，我写了二十年的“大漠三部曲”。2009年，我一边感叹沧桑，一边告别关房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。我从凉州，客居岭南。再从岭南，定居沂山。我不想老死在“大漠”里，我想出来，看看世界，兜兜风。我知道，宿命里，还有更远的路要走。

有人说，我的身上，蕴涵着两种东西，是他人少有的。什么东西？爱和希望。我是理想主义者，我相信希望的永恒。我有点像地球，表面看起来平静，深处的岩浆却在涌动，那便是希望和爱。那种活力，时时会喷出，成为一座壮美的火山。

当然，我的一生，也在朝圣。我一直像拜月的狐儿。从《大漠祭》，到《猎原》，到《白虎关》，再到最近的《野狐岭》，都是我朝圣时留下的足记。虽然遭遇艰难，但还是一路走了来。

所以，我的读书、写作、禅修、演讲、访学、交流等，都是我朝圣的方式，其所有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战胜自己，消去兽性，趋向神性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

二

“大漠三部曲”中，还写了我眼中的西部文化。

这文化，有两个特征：一是当下关怀，二是终极超越。

对于前者，体现在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里，而后者，则体现在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《一个人的西部》《野狐岭》《深夜的蚕豆声》里。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，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给世界。此外，我的“光明大手印”书系，则是以文化的形式，展示了什么是终极超越。

当然，我还想定格一个时代。写“大漠三部曲”时，我定了戒律：不迎合，

不跟风，不跟潮流，不追求时尚。我要求每部作品，都是一个世界，绝不雷同。我的创新，不是形式上的模仿，而是精神上的超越。精神上的超越，能直指人心。

有一次，一个记者说，雪漠，你的《大漠祭》中，有些凉州方言不对。我说，不管对不对，以后就以我为准了。因为这茬人死后，没人再知道对不对了。

作家的作品，是作家心灵的产物，世界怎么样，并不重要。就如《无死的金刚心》里的琼波浪觉，本身怎么样，并不重要。不同的作家，诠释了对世界不同的理解；而不同的理解，又构成了不同的价值；那不同的价值，又决定了作家不同的话语权。有的不朽，有的是过眼云烟。只有作品成为文化时，那作家写的东西，才能影响世界。

三

我常说，我的写作是因为爱。

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，道不尽，说不完。“大漠三部曲”里，我写了人世间最美的世俗之爱，灵官与莹儿，猛子与月儿，都用他们的爱，感动了读者。这是小爱，虽然很美，也令人向往，但它很快会消逝，条件一变，那天长地久，就成曾经拥有。而在“灵魂三部曲”里，我写了一种大爱，这是信仰之爱，超越了肉体本身。琼与雪羽儿、黑歌手与紫晓、琼波浪觉与司卡史德……他们的爱，有种出尘之美。大爱是智慧与慈悲的合一。小爱转瞬即逝，大爱相对永恒；小爱是个人的觉受，大爱是心灵的滋养。我一生所向往的，就是这种大爱。

因为有大爱，那出走后的灵官，就能成为琼、黑歌手、琼波浪觉、马在波，因为他实现了超越。“大漠三部曲”就源于大爱。我将心中的爱，都化为文字，化为行为，化为思想。面对世界时，我总有浓浓的爱，这样，便有了写作的理由。

爱是一种光。我总想分享那光，照亮有缘者。光小时，我就当萤火虫，

光大时，我就当火把。只要有光，就有希望。等我成火把时，就会点燃另一个火把，或点燃一堆篝火，那便是我的一本本书，或是一个个跟我做事的朋友。我们的人生，都是在茫茫长夜里漫游，都不知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但只要看到火光，就能感到温馨和希望。

“大漠三部曲”，便是我的一种光。

——2016年9月10日写于沂山雪漠书院

选择与命运（第四版代序）

●雪漠

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了雪漠图书中心，专门推出我的作品，为我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平台。

2001年，《大漠祭》出版之后，我便开始《猎原》的创作。虽说《大漠祭》的成功给我带来了声誉，但是我很清醒，也很宁静，我知道这仅仅是我文学生涯的第一步，想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。《猎原》的写作和《大漠祭》同步，都是二十多岁时种下的一粒种子，待它开花结果时，我已到四十岁以后了。如今，十多年又过去了，《猎原》已经有四个版本了。

谈到《猎原》，很多人总喜欢和《大漠祭》相比较。在《大漠祭》里，人物的心灵似乎是静止的，风平浪静，不显山不露水，我只是平静地写了西部农民最质朴、最本真的生存状态。在《猎原》里，我继续关注西部农民的活着，但这种活着就不仅仅是表象上的活，而是灵魂层面的活。我有意让一些人动起来，将他们置于风口浪尖上。当外部风暴席卷而来时，每个人的心都会随风而动，有彷徨，有挣扎，有焦虑，有疼痛，当然也有希望，有觉醒，更有一种决裂和释然。其人性的高贵与卑劣，灵魂的伟大与渺小，生命的庄严与琐屑，在抢夺草场时一览无遗。

那个叫猪肚井的所在，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，虽然有着西部的外表，反映出的，却是整个人类。每一个走进猪肚井的人，都怀揣着一个梦，这个梦很简单，就是能摆脱贫穷，但最终，所有人的梦都归于破灭，每个人都被自己的贪婪和愚昧所吞噬，一败涂地。为什么？因为，人类的心灵，就像一个

巨大的猎原，虽然看不见，但里面时刻上演着神性和兽性的争斗。人是欲望的猎物。正如我在《猎原》题记中说：“在心灵的猎原上，你我都是猎物。”但是，对这句话，能读懂的人并不多。因为，很多人被世俗生活麻痹了，根本就没有发现那个灵魂角逐的过程。他们根本不知道，自己的痛苦，是欲望和灵魂搏杀时产生的纠结。很多人的灵魂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悄悄杀死的，但他们都不知道，自己正活在欲望的魔桶中。在《猎原》里，你会看到这种角逐和厮杀，很惨烈，也令人心痛。其实，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是选择铸就了他们的命运。所以，某种意义上说，选择即命运。

《猎原》出版至今，已过了十多年，虽然它和《大漠祭》一样，我同样倾注了很大的心力，但《大漠祭》获得了相对大的成功，而《猎原》的反响就弱一些。但这并不代表《猎原》不如《大漠祭》。反而，很多人更需要的，其实是《猎原》。也许，不久以后，它会和《大漠祭》《白虎关》一样，其价值会被真正地发现。

有人说，读我的《猎原》《西夏咒》《野狐岭》等，只觉得人类的苦难重重，悲剧成分居多，命运很沉重。是的，很沉重。我告诉他，这就是人类命运的真相。任何时代、任何时候都是这样。因为每个人的头上都悬着一把死亡之剑，它随时都会落下来。在死亡面前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所以，我的每一部作品，都像笼罩在死亡的黑幕中，给人一种很沉重的感觉，但很多人也会发现，这份沉重的背后，有一盏静静燃烧的马灯，一灯照破千年暗，但愿它能有一种“照亮”。

面对所有的沉重，面对宿命中的所有孤独，每个人都需要一盏灯。灯一亮，亘古的黑暗就没了。所以，在我的每一部作品中，在那巨大的黑幕中，都透着丝丝缕缕的亮光，这就是人类永恒的追问——如何才能自主命运，超越欲望的魔咒？于是，就有了那么多寻觅真理的实践者。他们都想找到黑幕背后的太阳，人类本有的那个智慧太阳，让它放出万丈光芒，照亮心灵，让所有的沉重都化为黎明的天光。这是我的梦想，或许也是你的梦想，更是整个人类的梦想。

上一世纪，鲁迅曾说：“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。做梦的人是

幸福的；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，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。”鲁迅是对的，梦醒了无路可走是最苦痛的。在我的《猎原》里，你可以看到那个“梦醒了无路可走”的黑羔子，他便是过去的我。我也有过一段无路可走的黑暗，还好，经历了灵魂的历练之后，我终于走出了心灵的愚昧，实现了超越。所以，我明知道“无路可走”，但仍然要去“寻路”。没有寻觅，便没有今天的我。没有寻觅，就没有我后面诸多的作品。没有寻觅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所以，我一直想在无路可走的世界里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时下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疯狂的大舞台，每个人都在跳着自己的欲望之舞。真正的贫困并非生活的贫困，而是精神的贫乏，灵魂的无依。在这个时代中，信仰的缺失，人文的断层，造成了新一轮的贫穷。很多人虽是物质的贵族，却又是精神的贫民，在心灵的猎原上，他们仍是被欲望追逐、四处逃窜的猎物。“如何活着”这一命题并未结束，而是提出了更高的问询。虽然很多人认为，人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才会考虑精神、灵魂层面的事，但这其实是一个悖论。因为，一个人如果不升华自己的灵魂，不清除心上的污垢，他就很难摆脱贫穷的命运。因为，贫穷的心灵是狭隘的，如果没有一种博大文化的滋养，他根本就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，走不出自己的生活境遇。那么，他就会一直贫穷下去，很难有改变命运的可能性。有时，这不是老天给予的命运，而是自己心灵的轨迹。所以，改变命运的钥匙，就是要让心富起来，让灵魂强大起来，从一个祈求外界给予自己一切的人，变成一个有尊严、有智慧、能自主心灵、有能力去爱的人。这才是真正的改变命运，也是文化对心灵的救赎。

一切都源于心的明白。

在《猎原》里，还有另一个叩问，就是人类命运的出路。对于路，我有着自己的理解，那就是《猎原》里孟八爷所思考的：“所谓路，就是他走了，还会有千万人沿了走。仅仅是一人走的，不叫路。”其实，这也是我的思考。我举办香巴文化论坛，开办创意写作班，创建书院，都是在延续这个思考。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，也希望更多的人有梦想。对那些有梦想的人，我会尽

力帮他圆梦；对那些没有梦想，心无所依者，我也会尽量教他寻梦。我知道，梦想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。人类之所以伟大，就因为有梦想。真正踏上梦想之路的人，会活得更开心、更快乐、更安详、更明白。当然，他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。

那么，你的梦，又在哪儿呢？

让我们一起进入《猎原》，去看看那些寻梦的人。

——2016年7月1日写于沂山雪漠书院

从“成为雪漠”到“享受雪漠”

●雪漠

从《大漠祭》初版至今，已过去十二年了。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时尚文学过了一茬又一茬，许多畅销书的寿命也越来越短，《大漠祭》们却越来越热了。各大网上书店也常常断货，常有人托朋友找书。虽然有了多种版本，仍常常供不应求。虽没人热炒过它们，它们还是靠作品本身的力量赢得了时代和市场。当然，日后还会有个有力的助缘，让更多的人发现它们。那时，它们的价值将会被重估。那时节，会有许多人惊叹：嘿，这可真是个宝藏啊。

我是1988年开始动笔的，2000年《大漠祭》在上海初版，2003年《猎原》在北京初版，2008年《白虎关》在上海初版，我终于完成了“大漠三部曲”的写作。出版历时八年，写作时间则超过了二十年。从二十五岁开始写初稿，到四十六岁完成初版，历时真有些长了。写初稿时，我刚刚踏上文坛——只发表过中篇小说《长烟落日处》——到《白虎关》出版时，我已成了“著名作家”，按《小说评论》原主编李星先生的说法，我完成了从小学教师到著名作家的“神话”。

这一过程，我用了二十多年。下笔时，还风华正茂；收笔时，已须发斑白。二十多年时间写三本书，用时委实有些长了。

不过，我说过，这二十多年，其实也是我人格修炼的二十多年。我从一个凉州农民的儿子，欲望多，烦恼盛，毛病不少，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，成了别人眼中的“证悟者”“成就者”——对这类词语，我其实并不随喜，因为我实无所证，亦无所得，更无所求，但有人需要，就那样叫叫也没啥，就像

我老将自己说成是一头见到光明的驴子一样。

某次，一有名寺院的住持僧问我，雪漠，你闭关二十年修光明大手印，太浪费时间了，我只诵《大悲咒》，一个月就有感觉，你得到了啥？我说，我啥也没有得到，只得到了一颗啥都不想得到却啥都不缺的心。

所以，那“成就者”、“证悟者”之类的说法，是别人认为的雪漠。我自己，其实就是个平常人、有颗真正的平常心而已。我最想做的，就是当好一个作家，静静地写自己想写的书。我理解的幸福，就是静静地待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，没有人来打搅，能静静地禅修，静静地读书，静静地写作，在生命消失之前，做完自己该做的事，仅此而已。幸好，到目前为止，那被强制拆迁之类的破事还没有骚扰到我。虽然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老有些不愿遭遇的事，但总算还在可控的范围内，生命就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色彩。

我的所有修行，仅仅是为了让心属于我自己，活出自己想活的那份从容和宁静。所以，对于我写的那些关于佛教的书，你觉得有意思了，就读读，没意思了，就扔了。那只是过来人的一点儿心得，权当分享而已。倒是对我的小说，我一向聊以自慰，因为我创造了一个世界，正因为有了它们，我才有了一种独行天地间的人间之乐。自从我成了想成为的自己后，许多别人眼中的享受，就不再是享受了，只有写作和读书，还能让我享受到一种平常人的喜悦。它成了我享受生命的重要方式。

说真的，我从来没想拯救世界，我只想拯救自己。无论我的创作，还是修行，都是为了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。文学让我有了另一个世界，大手印则让我实现了对那个世界的升华和超越，很难说哪个更重要。只是到了后来，因为发现这类文化太珍贵了，它已成了风中的残烛，我不想叫岁月的飓风吹熄它，才花费了生命和稿费去研究，去传播，去抢救。一人之力不够，才有了广州市香巴文化研究院，才有了人们眼中的那些利众之行。我当然没想到，大手印文化反倒回报了我的文学。我的小说后来的热销，除了它真的很好，那些老读者仍在口碑式地传播外，还因为很多人认可了我承载的文化，有些人真的离苦得乐了，就想再读读我的小说，这才发现了我那独有的文学世界，

进而又开始了口碑式的传播。在这一点上，也应了老祖宗说的“善有善报”。

其实，文学和文化是雪漠的两个翅膀，是一幅织锦的两个侧面，是太极图中的阴阳鱼，不要将它们分开。要知道，自从我超越了二元对立后，创作和修行达成一味了，创作是我的修行，修行也是我的创作。熟悉我写作习惯的朋友知道，我的写，才是一种真正的修。写作“大漠三部曲”的过程，也是我从张牙舞爪，到回归平常心的过程。虽然费时太长，我因此失去了别人眼中的精彩人生——连我爹都说我一辈子没“耍人”。“耍人”是凉州人对“精彩人生”的一种怪味描述——也有过《西夏的苍狼》中的黑歌手的那种无奈，但一向无怨无悔。要是上帝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，我还会这样活。

这不，此前我这样活，今后我还会这样活。过去我闭关二十多年，后来出来了几年，发现我独处时，非常充实，一到人群中时，却十分孤独，总不想充当别人期望的那种角色，只好再进关房了。像我的新书《光明大手印：参透生死》的封面那样，虽刚到五十岁，却常常把“死亡”二字顶到头上，当成一把悬着的剑，老想着它随时会落下来。因为，凉州人老说：“人上五十，夜夜防死”，就想在死神追到自己之前，写完该写的书，做完该做的事，不要留下遗憾。于是，除了吃午饭时见见家人，其他时间，我都在享受着明白后的雪漠。这一来，真成诗中写的那样了：

挥挥手，
还是到山上去吧。
山高，
高到太阳里了，
太阳里有个亥母洞，
洞是我命中的乐曲。

念珠握在手里，
木鱼在心头敲响，

黑夜是今生的袈裟，

高屋是前世的岩窟。

于是，我又成了《西夏咒》中的那个苦修的琼，除了送饭者，我又一次将红尘拒在了门外。

书倒仍在流行着，它成了我跟世界的主要联系方式。从《光明大手印：实修心髓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实修顿入》开始，每年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新作问世，如《参透生死》，如《文学朝圣》，如《智慧盛宴》，如《当代妙用》，等等。这次，“大漠三部曲”也换了面孔，初版以来，这是第三次换“婆家”了。

从2000年至今，这三本书，有多种版本，多不统一，原因很多。比如，读者出版集团版的《大漠祭》就将《白虎关》中的一部分选入了，因为《大漠祭》要入选“农家书屋”，有人想让农民们多了解一下莹儿的命运，我同意了。本想以附录的形式，将《莹儿的轮回》选入，但正式出版时，却变成了最后一章。这样，版本就显得乱了。有位教授就问我：莹儿咋死了两次？

还有很多内容，是被删节了的。如《猎原》中的《母狼灰儿》那一章，非常精彩，也非常感人，原稿中有，但出版时被编辑删了，删得当然有道理，但我总感觉有些可惜，因为那是我很喜欢的章节。这次，又恢复了。

《大漠祭》更是这样，有许多内容，在当时出版时，编辑有些顾虑，或是为了评奖，就忍痛割爱了不少。很多内容非常精彩，对农民的命运和心态有十分传神的描写，这次也恢复了。此外，还保留了村野和民间文化的内容。在初版中，许多民间文化是被删了的，如二舅帮老顺家祭神的详细经过，如牌位的内容，如齐神婆给憨头燎病禳解的详细经过，如憨头的丧仪经过和老道念的《指路经》，等等。我想，多年之后，再找这类东西，也只能在我的作品中找了，就留下了。我想，就让我的作品有点毛病吧，保留一个真实的雪漠。

《白虎关》亦然，在原稿中，莹儿的死活一直很模糊，我没有确定她的归宿。因为这是个悖论，死不忍心，活不可能——除非她不再是莹儿。但《收获》某编辑约稿时，希望将她写死，就那样写了。后来，此情节一直不为人随喜，

在复旦大学开研讨会时，雷达老师等专家都认为她不该死，这次，我就恢复了原稿的一些文字。还有那“引子”，是为了推销的需要，是机心的产物，虽然也精彩，但因为损伤了整部作品，这次也删了。

这样一来，本次出版的版本，也算是修订版吧。至此，距我动笔写《大漠祭》时，已过去了二十五年。其间，虽然也写了称为“灵魂三部曲”的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，但学界认为最能代表雪漠的，还是“大漠三部曲”。

当然，我自己不这样认为。要是没有“灵魂三部曲”，雪漠也不全面。当然，“灵魂三部曲”也同样面临了上面我谈到的那些问题。下次有机会，我也会将它们重新修订一下。因为初版时，为了出版方便，它们也被删改得面目全非了。像初版的《西夏咒》，跟我的原作，甚至有些黑白颠倒了，把张三做的事，安给了李四，我希望能还原原作面目。《西夏的苍狼》亦然，我甚至想重写它。重写要看因缘，修订则是定然会做的事了。

随着年岁的渐大，我越来越散淡了，越加喜欢离群索居，不想见人（送好书者例外），不想多事，不想浪费一丁点的生命，就索性常住在关房里了。那关房在岭南的森林旁，远离世俗喧嚣，触目皆是生机。我或禅修，或读书，或写作，看看星星，望望月亮，沐浴清风，聆听雨意，耳闻鸟鸣，眼观翠色，就显得逍遥了。

当然，静处观物动，闲里看人忙，这本身，也是一道风景呢。

心静到了极致，一切就哗哗地远去了，除了疯长的头发和指甲外，我几乎感受不到时间了。只觉得，世界、生命、万物，都往那看不见的远方逃了去。真没个啥执著的了。吃穿够了，除了“享受雪漠”外，再也没个啥值得追求的了。就将过去的书再修订一下，权当留一个存世的版本吧。

——2013年1月6日于樟木头“雪漠禅坛”